

第1卷第1期, 2008年5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0, Winter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1, No. 1, May, 2008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HE 第50期专题

服务高等教育十二载.....	1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变革的推动力.....	2
不断发展的问责制: 是进步吗?	4
国际化: 十年的变化与挑战.....	6
私立高等教育: 模式与趋势.....	8
拉丁美洲的研究生教育: 新时代的来临.....	10
国际科研合作的新进展.....	12

美国高等教育: 全球性问题

留学生流动与美国: 2007年门户开放调查报告.....	14
美国海外留学的管理与经费投入.....	16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 缩小国际与国内讨论的差距.....	18

高等教育财政

高等教育的民间融资.....	20
加纳的高等教育财政.....	22

欧洲高等教育

工党政府统治下的高等教育.....	24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	27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越南高等教育中的腐败问题.....	29
-------------------	----

新书简介.....	31
-----------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服务高等教育十二载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本期是波士顿学院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简称 IHE) 杂志的第 50 期。第一期是在 1995 年春天出版的, 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了。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始终坚持的宗旨: 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时事及发展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报道, 尤其是那些没有被关注的国家。同时我们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此外由于我们的赞助方是一所基督教大学, 所以我们对世界范围内有关天主教和基督教教育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在学术网络建设和信息提供方面, 我们也做得卓有成效。

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常被高等教育讨论所忽视的那些专题和国家上。IHE 从一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有兴趣, 尤其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国际发展趋势, 这些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要的学术力量所引领的。在诸多话题中, 我们十几年来非常重视私立高等教育[我们与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PROPHE)的合作尤为重要]、腐败问题、国际化和全球化等。由于我们聚焦于全世界高等教育界都关注的问题, 而且我们的文章观点敏锐, 有很大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所以 IHE 获得了成功。

IHE 是一本完全非营利性的杂志, 因此

对认购者不收费。对于那些有意转载的出版社, 我们也非常乐意提供免费的许可。我们的网站可以免费登录, 并且与其他高等教育的相关网站都有链接。同时, 我们的出版物和网站不接受任何广告资助。IHE 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发展, 得益于福特基金会和波士顿学院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作为全球高等教育信息和问题分析的提供者之一, IHE 现在已经得到普遍认可。全球 154 个国家的读者都能收到我们邮寄的杂志, 同时读者也可以免费获取我们网站上的 IHE。对于那些过刊, 我们也进行了系统归档和索引编目, 以便于读者查找使用。除了被广大读者使用, IHE 也经常被世界各地的期刊杂志转载。最近我们与墨西哥、英国、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 它们将定期转载我们的文章。非常感谢谷歌(Google)公司把 IHE 翻译成阿拉伯语。目前, 我们已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开展合作, 出版 IHE 的中文版。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 我们一直要求 IHE 的撰稿者以国际化的视角去反思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期收录了若干篇文章, 其他文章今后还将陆续出版。

期盼第 100 期的来临!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变革的推动力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什么是全球化？它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和学术机构的？答案看似非常简单，但意味深长。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正是这些力量形成了我们21世纪的社会，突出特征包括先进的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提供经费的新方式；与之相伴随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空前的学生和教授流动规模；全球对科学和学术的共识；英语作为科学研究国际语言的统治地位等。更重要的一点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观念已经带来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大扩张，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世界大约有1.34亿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许多国家都经历了高等教育前所未有持续扩张阶段。全球化趋势在极大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各个国家和学术机构必须建设性地应对这些问题。

事实上，目前全球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也会因为全球化而加剧。以前只是在国内发展的学术系统和高校，发现现在他们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各国的民族语言现在必须与英语竞争，而且这样的竞争国内也是存在的。比如在国内学术界，国内学术期刊经常与国际期刊竞争，学者们被迫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化学术体系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中的小型学术体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个热衷于排名的时代，美国、英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学占据着统治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化时代的不公平现象远比殖民主义时期更为复杂和深远。

教育系统必须好好应对21世纪第一阶段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关键问题。

大众化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过去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对全世界的影响无

处不在。早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就建立了第一个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欧洲是在19世纪60年代时建立的，部分亚洲国家大约是在10年后才建立，发展中国家是最后进入大众化阶段的。21世纪大众化的发展大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在全世界大约有超过1.4亿名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并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北美、欧洲和许多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现在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0%以上。那么，高等教育大众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由于大众化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经济观念的广泛变革，再加上新自由主义进程的推进，在经济角度上高等教育逐渐被看作是私人产品，即高等教育主要是个人受益，因此应该是受益者为之付费，不应该再像公共产品那样主要由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因为公共产品主要是全社会受益。

*入学机会。*高等教育已经向以前被排除的人群，即女性、低收入阶层、原来处于劣势的种族和宗教群体及少数民族等打开了大门。虽然许多国家在招生时依旧存在不平等，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个人来说显然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社会地位提升和收入增加的潜力。而且接受高等教育将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为社会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能。

*差异化。*所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内部都是有差异的。高校由于不同的资金来源和模式、不同的质量，因此目标与使命也不同。成功的教育系统必须保证系统中的各个部分都能够获得支持，从而使其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虽然研究型大学需要特别的关注，但是服务于大众化的教学型高校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

*多样的资助模式。*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

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使政府经费严重吃紧，所有的国家不再认为政府能够为大规模发展的高等教育提供足够的经费。因此，必须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包括学生的学费（通常是最大的来源），各种各样的政府资助的和私有机构的贷款计划，大学自己的创收（例如校企合作或咨询），以及慈善捐赠等。

*质量和学习条件的下降。*就许多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言，高等教育的质量出现了下降。在大众化教育时代，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不仅因为这类教育成本过高，而且学生和教师的能力水平也一定是多样化的。不论从能力还是经济实力上看，大学学习和教育都已不再是专属于精英们的了。虽然多元化的教育体系的顶端依然保持着很高的质量（尽管一些国家的顶级大学也出现了问题），但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却下降了。

全球学术研究的高峰和谷底

各种力量相互纠结，已使得科学和学术研究全球化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有两个：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虚拟的全球社区。科学研究的全球化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及时了解新知识的途径。同时每个人也必须在相同的竞技场上参与科研竞争。这就像少数的运动员（最富有的大学）拥有最好的训练和设备，但是大多数运动员（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和小型高校）却极少有这种机会一样。其次是参与全球学术圈的压力正日益增大，如在公认的英语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当信息技术使沟通交流变得更容易的同时，也逐渐把权力集中到了强者的手中，这样的结果对于弱者非常不利。位于高等教育谷底的国家、甚至地区性的学术团体，现在都被笼罩在处于顶峰的学术力量的阴影中，因为这种处于高峰的团体所拥有的

力量将支配着新型的知识网络。

教育市场的全球化

目前，全球约有超过 200 万的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到 2025 年预计这个数字将增加到 800 万。此外，还有许多学生在海外分校和合作项目中学习。数以千计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到国外从事研究和学习。最重要的是，学术人才也在全世界流动。便捷的交通运输、信息技术、英语的使用以及课程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学术英才的国际流动。学生和学者大量从南部流向北部，即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北美和欧洲。虽然过去的人才外流在更多的表现为人才交流，人员和知识也在跨越国界来回流动，但利益受到损害的依然是一些边缘国家，而从中获利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学术中心。即使是已经拥有庞大的、不断发展的教育体系的中国，也发现自己在全球学术市场上处于窘境。印度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非洲大部分地区而言，传统的人才外流目前仍是个大问题。

结论

托马斯 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对于富裕国家和大学来说是事实。但其他国家发现自己依旧处于传统的中心和边缘、高峰和谷底分列的二元世界中，并被卷入到一场难度日益增大的斗争，追赶上并与那些拥有最大学术影响的国家竞争越来越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并不利于创建基于合作和共享学术发展的全球性学术圈。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全球化，沟通的便捷以及最优秀学术人才的全球流动并没有带来高等教育的平等。实际上，不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全世界，学术体系的不平等现象远远比过去更严重。

不断发展的问责制：是进步吗？

Jamil Salmi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

电子邮箱: jsalmi@worldbank.org

比起美国已经发展完善的认证传统，许多国家的公立大学还是采用非常典型的自治运作模式。比如在那些讲法语的非洲国家，高校在领导选举和自主管理方面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完全不需要为低下的绩效表现承担责任。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宪法规定每年有固定额度的国家预算拨给公立高校，学校可以自由使用而不用作任何说明。有些国家甚至没有政府部门或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管。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问责制已经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关心的一个主要议题。政府、议会和社会的要求日益增加，要求大学对如何使用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性辩护，对于教学和科研效果进行全面说明。问责的形式多种多样：诸如许可、认证、衡量学生所学的评估测试等法律规定的要求；执业资格考试；基于表现的经费分配模式；以及在董事会中引入校外人员。有时候，媒体也会带着自己非常有争议的排名参与到问责的过程中。

问责制的发展

没有人会认为大学不应该被问责。首先，政府有责任建立规范体系来阻止欺诈行为。英国对于有缺陷的医学研究的指控，澳大利亚大学对于走捷径吸引外国学生的报导，以及美国的学生贷款丑闻，都表明即使那些有完善问责机制的国家也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其次，大学应该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产品质量（毕业生，研究和社会服务）进行合理性说明。对责任要求的不断提高体现在日益增多的利益相关者、被审查的主题和问责渠道上。

教师一直是大学里权力最大的人群，尤其是在那些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学校。

即使在哈佛，校长萨默斯（Summers）2006年的辞职，也主要是因为部分教授的反。但是在今天，大学领导者必须同时满足利益相关者互相矛盾的需求，包括社会大众、中央或地方政府、员工、教师及学生。即使在政府部门，也出现了其他机构要求建立问责制，比如丹麦的科技部现在对高校也有了要求。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对大学施加影响。政府除了采用强制性命令进行控制，如认证、绩效指标和法定财政审计等，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如基于绩效的预算拨款制度。在实行助学贷款制度的国家，能享受贷款的通常只是那些在有资格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各种新创的筹资办法，如最近在巴西和哥伦比亚私立高校、美国科罗拉多州以及几个前苏联加盟国建立的教育券制度，都把决策权赋予了在那里学习的学生。最近在丹麦出现了聘请外部成员建立大学董事会，并赋予其雇用和解雇学校领导的权力，是另一种问责的渠道。许多国家的做法都与美国不同，认证报告都是公开的。

公共舆论

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建立认证体系的国家，但参与认证的专业数量还依旧较少，主要因为认证是一种自愿行为，最富盛名的大学并没有感到任何压力迫使他们参加认证。但是自从国内最主要的报纸开始刊登全部通过认证的专业名单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因为害怕失去吸引学生的能力而进行了专业认证。与此同时，由于教育质量问题的，英特尔公司2007年8月宣布把100所高校从公司资助员工进行再培训的候选机构名单中去除。

随着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舆论

的力量已经尽显。大学排名最初产生于美国，近年来发展迅速，已经有35个以上的国家有了自己的排名。尽管排名在方法上存在局限性，但大众传媒通过把相关信息提供给大众而起起了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质量保证措施的国家。比如日本，在没有一个认证机构的情况下，多年来《朝日新闻》每年公布的排名都起着基本的质量保证功能。

问责制的危机

近年来，许多地区都对过度的问责要求及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表现出不满。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大学抱怨绩效考核给学校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在美国，教育部拼写委员会在《高等教育的未来》中所提的建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对于是否需要衡量学习成果看法不一。这些都说明高等教育界对认证之外的问责要求产生了厌烦。另一种常见的不满是抱怨媒体排名的专断。

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有些大学领导人可能会指责政府把问责与过度管制混在一起。通过比较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近期发展，将有助于说明有些问责做法可能会抑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在2001年，哈萨克斯坦采用类似教育券的制度来为高等教育分配公共资源，大约有20%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资助，以便在他们自己的选择的公立或私立高校完成学业。要获得资助资格，这些高校必须从教育部质量保证部门得到正面评价。因此，所有的高校都更加注重自己的声誉，因为它决定了学校获得教育补助的能力。与此相反，阿塞拜疆教育部严格控制学校的招生名额和专业开设，即使是私立大学也一样。所以，对那些更具活力的高校而言，创新和发展变得非常困难。

即使没有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高校也可能屈从于自然的诱惑，更加注重在排名中占主导作用的那些指标。在美国和加拿大曾

出现过高校“篡改”其统计数据以提高排名名次的谣传。

问责制往往需要调和多重目标，其中有些是不相容的。比如说，大规模的入学要求可能战胜对公平的追求，尤其是像巴西那样中等教育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国家。在圣保罗州，低收入家庭占57%，但只有10%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该国一流的坎皮纳斯大学（UNICAMP）学习。

但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目前有许多大学领导者正主动地采取一些措施，力图让学校变得更负责。比如在美国，2007年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排名的那些校长们宣布，他们将建立一个自愿问责系统，公布关键的绩效指标。在比利时，佛拉芒地区的大学为了进行基准分析，自发加入了德国的排名实践。在法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政府2007年7月提议在学校自愿的前提下，对高校提出更多问责要求的同时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却引起一致的反对。最后的结果是所提议的学校能享有的自主权被消减了，但问责范围扩大到了该国所有大学。

未来之路

全世界对问责制的推动，已经对高校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已经改变了对大学领导者的能力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校管理队伍的能力建设需要。

只有高校确实被赋予了自治权、能够自己负责时，问责制才是有意义的。作为结语，我认为问责制的成功演变将取决于在可信的问责做法和良好的自治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作者注：本文的结果、表述和结论完全都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代表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的委员或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看法。

国际化：十年的变化与挑战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sympatico.ca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维度已经成为影响和挑战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复杂性。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但是这些改变都是正面的吗?

新的参与者

多年来,国际学术交流一直由教育、文化、外交等国家部门管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移民部、贸易部、就业部、工业部,特别是科学技术部都开始关注学生和教授的国际招聘、知识生产和商品化的全球竞争以及跨界教育的商业和经济利益等。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机构介入国际教育,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政府间组织,而且一些国际和地区性的非政府机构也参与其中。事实上,国际教育现在已经被政治家和学术领导人看作是推动区域一体化项目的工具,如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非洲联盟的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项目,以及拉丁美洲所推行的高等教育共同体项目。在过去十年,高等教育作为国际或区域性的政治力量的地位已经确立。

需求的增加与提供商的多元化

接受国际教育的人数预计将从2000年的180万人增加到2025年约800万人。这极大地影响着参与提供跨界高等教育的高校、公司、组织和网络的数量和类型。传统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主要是欧洲、北美和亚洲的那些大学,将越来越多地通过特许授权、分校、合作项目和远程教育等方式输出和输入教育。与此同时,其他的或非传统机构也在

努力抓住这个商机,主要是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以及海外学位的吸引力(有利于职业流动)。因此,现在已经有50多个提供留学教育的大型跨国公司公开上市,并积极提供营利性的国际教育专业、学位和服务。此外,众多的小型私有企业现在也参与了跨界教育。虽然许多公司提供的教育课程具有较高的品质,其授课资质也得到了认可,但却有很多资质低劣或未经认证的逐利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虽然国际化的“营利”特征越来越明显,但这绝对不是全部。

最近,教育服务被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高等教育是个很好的提醒。如前所述,高等教育的输入和输出已经呈稳步增长趋势,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把教育部门看作是利润丰厚的市场也不足为奇。但是出人意料地得到众多关注的是国家之间进行的私立高等教育服务和教学活动现在要服从多边贸易原则,而以前这些活动主要是双边的,且通常由教育部和外交部管辖,当然不是贸易行为。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

质量

质量保证和认证现在已被作为建立“国际品牌”和市场地位的战略,而不是出于促进学术的目的。这种趋势令人担忧。全球性大学排名“游戏”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建立在有问题、偏颇的指标基础上的国际声誉已经产生了先入为主的效果。对国际地位竞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提高高等教育对解决全球性挑战的贡献还是标志着进入了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国际化可以作为一种战略,用于加强国际间的、全球性的、跨文化方面的教学与学习、研究和知识生产以及社会服务。国际化也有可能帮助提高质量,但是过于关注声誉加上品质低劣的提供商、文凭和认证工

厂的出现,将使得国际化黯然失色,并使国际化可能为高等教育带来的附加值大打折扣。

学校的政策和活动

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学校都建立了国际化办公室,出台了全校性的国际化政策。这种趋势有多种形式,但都反映了学校应对国际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即从被动的、临时性的,到更加积极主动、有计划的应对国际化。不过,大多数学校仍然没有从战略上重视国际化。我们必须意识到,阻碍学校国际化发展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改变。此前,关键的障碍是缺乏学校高层的支持,缺少经费和政策。现在,主要的障碍是国际化办公室缺少专业人才,师生没有兴趣,参与度低,缺乏国际/跨文化经验等。显然,人才问题是目前最主要的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

原来的国际化方式是签署许多的双边协议,但并没有太多的行动,现在的方式已转变成参与国际或区域性合作网络。事实上,由于高校都在寻找有声望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源,合作网络是重要的品牌推广工具。合作网络的形成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和教授的交流、联合开发课程和专业、进行基准分析或从事合作研究。此外,合作网络还在学生招收、开设特许专业以及申请研究补助等方面进行合作,以提高竞争力。最近国际大学协会(IAU)进行了一项全球性调查,发现了三个最重要的国际化增长领域,分别是学校间的协议和网络、学生的外流和国际科研合作。

对诸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的留学生接受国,招收国际留学生仍然是一项首要任务。但是几个欧洲和亚洲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成为留学的热门目的地。在未来几年里,亚洲国家和一些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为提高留学生市场的占有份额所作的努力很值得关注。

准则、利益和风险

许多观察家声称,在过去十年中,他们目睹了国际化的准则越来越趋向于营利。但这种趋势可能只存在于一小部分国家的高校,对全世界大多数高校而言,情况不是这样的。更准确的描述可能是,学校和国家层面推动国际化的准则都越来越多元化。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动机仍然是着眼于提高学生和教师的国际知识和跨文化技能;但也有其他一些目标,包括创建国际形象或品牌、提高质量、提高国家竞争力、加强研究能力、开发人力资源以及促使教师和学生来源的多样化等。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化的重要性和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国际化也存在新的风险。最重要的风险包括:商业化、国外的垃圾学位、人才外流以及日益抬头的精英主义。

总之,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看到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变革。但关键是,我们要继续培育积极的成果,继续保持对潜在的风险和意想不到的影响的警惕,以使国际化在这个相互依存和关联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不断促进个人、学校、社区和国家的发展。

私立高等教育：模式与趋势

Daniel C. Levy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教授，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主管

电子邮箱：Dlevy@uamail.albany.edu

12年来，IHE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关于高等教育持续发展及相关问题的，比如入学政策。随着高等教育强有力的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成长更为惊人。如今，最高的估计是全球近1/3的学生在私立高校就读。

私立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增长并没有统一的标志性年份。当然，在过去的20年里，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是空前的，但每个国家私立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开始飙升的时间和阶段都不同。直到198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已有私立高等教育时，有些国家仍然没有。现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了私立高等教育，先前已经存在的私立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私立高等教育的潮流伴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其他私有化进程而发展。然而，小学和中学的私立教育总体上没有像私立高等教育那样有如此大的发展。

在某些方面，大多数私立高等教育增长迅速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那些20年前，甚至十多年前没有私立高等教育的地区。在中东地区，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曼、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等国家大多数在本世纪初才出现私立高等教育，而不是20世纪90年代。虽然20世纪80年代开始私立高等教育的非洲国家屈指可数，但私立高等教育最近已经在非洲开始快速发展，几乎所有的非洲大国都拥有自己的私立高等教育。英语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规模要比法语国家大得多。

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较长。除了古巴以外，拉丁美洲国家私立高校的在校生规模直到近期才增长到接近全国在校生数量的一半（45%）。有些国家，私立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超过了公立高校。在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在1989年共产党下台后才出现，但在

90年代前半期却开始迅猛发展。因此，只剩下西欧与众不同，西欧的公立高等教育几乎没有受到私立高等教育增长的影响（虽然高等教育本身也在部分私有化）。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私立高校，最重要的是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部分较早出现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和地区，私立高校的在校生已经构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主体，如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台湾等。

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势头是如此强大，在过去十年或二十年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份额下降。但是这并不排除国情的改变可能会导致私立高等教育的衰退，比如人口的老龄化（日本，东欧），公共部门的部分私有化，民粹主义政权的威胁（如委内瑞拉对私企的限制）。

效仿已有模式

两种对于私立高等教育的普遍看法不太正确。一种是私立与公立高等教育的区别微不足道，因为他们都追求公共目标。第二个是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对私立高等教育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在过去十年或二十年中，私立高等教育不仅在份额上显著增加，而且也在不断效仿其他国家已有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私立与公立高等教育的区别是显著的。

研究一下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私立高等教育的出现都在政府计划之外的（中东除外），这样的结果经常让官员和其他人感到惊讶。私立高校的规模普遍小于公立高校。私立高等教育扩张的基本原因仍是宗教、社会利益和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和以前一样，发展的原因往往决定着随后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绝大多数的私立高校，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一直都依赖民间资本，通常是学杂费。慈善经费、企业捐款、校友捐赠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仍然很少见，私立精英大学在美国以外仍然几乎不存在。在管理上，私立高校的等级制比公立高校更加明显，部分私立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私立高校仍然集中于少数几个学科领域，主要是商学学科。私立高校在许多方面都比公立高校有局限性。私立与公立高等教育的另一个常见且一直存在的区别是私立高校代表着一个宗教或种族群体。对于那些为了满足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建立私立高校的国家而言，从过去到现在面临的严峻挑战都是要把杂牌军和正规军区分开来。即使是那些正规军，从事学术研究或研究生教育的也很少，而且也常常缺乏足够的全职教师、优秀学生、实验室和图书馆等。

新的路径

私立高等教育没有新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找出几个新趋势。趋势之一就是外资高校作用的提升。在许多情况下，外资高校会与本土高校或政府部门建立伙伴关系。通常，这样的伙伴关系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两国的高校都有可能是公立或私立的，但一般本土的高校大多为私立。此外，比如希腊，与外资高校合作的本土高校可以不完全受本国规则约束（但不能提供本国的学位）。

在本土高校与外国高校的合作中，营利性的因素日益增加。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高校的经营动机非常明显，即使是公立高校也是如此。本土高校以及外国高校的分校也越来越多地以营利为目的。

其他营利性行为的生长更是令人惊讶。一些营利性的企业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三个最有影响力的企业是美国的罗瑞特教育集

团（Laureate，之前叫 Sylvan），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Apollo，拥有庞大的凤凰城大学）和惠特尼国际教育集团（Whitney International），显然这些公司都是在追求利润。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投资公司也不断增长。在某些情况下，所有权和投资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罗瑞特集团经常购买私立非营利高校进行投资，接受投资后这些学校在法律上仍为非营利机构，因为一些国家（如智利和墨西哥）的法律禁止营利性的高等教育。不过众所周知，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许多合法的非营利性高校也在追求利润，仅仅是不给股东分配收益。与此同时，即使是真正的非营利性高校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在美国，逐利活动的增加是一个突出的趋势。

过去最基本的私立高校类型如今仍然存在，但也出现了新的混合体，这类学校对宗教的关注已相对降低。虽然私立精英教育在美国本土之外很罕见，但也出现了例外，土耳其的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可能就是一例，日本和韩国也一直有这种情况。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私立半精英高校”的发展，可能由一些原本因消化高等教育需求而建立的高校发展而来。虽然他们的精英性质更多地是面向学生而非学术的，但有些学校确实有部分领域获得了良好的声望，通常都是与商学有关的领域。半精英大学有明显的企业性质。他们会对第二层的公立大学形成巨大的威胁。

纯粹从数量来看，私立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发展是因消化高等教育需求而建立的高校明显占主导地位。在某些国家，例如巴西、菲律宾，私立高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在这类高校就读，有时这个比例甚至占到了全国高校在校生的多数。不出所料，发展迅速以及缺乏管理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质量保证日益关注，并建立公共的认证机构。

拉丁美洲的研究生教育：新时代的来临

Jorge Balán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Centro de Estudios de Estado y Sociedad in Buenos Aires) 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 j.balan@cedes.org

拉丁美洲很早就建立了以科研为基础、以学术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20世纪50-60年代,该地区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为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提供支持的国家委员会。在那一时期,名牌公立大学试图通过建立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来扩大、更新教师队伍。自80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的民主政府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和更慷慨的经费支持,以扩大教育和科研的规模与领域。公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和管理自主权。

在学校的密切监控下,研究生教育现已成为高等教育中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部分。面对高等教育和其他经济部门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大量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需求,研究生教育市场正在逐渐扩大并多元化。政府通过监管、激励措施以及为研发活动提供经费支持等方式,在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对拉丁美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专业进行了探讨。

定位、规模和经费

1985年,巴西制定了一个选送1万名学生出国深造的计划。但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国内各知识领域的科研和教育能力的计划获得了优先地位。今天,巴西已成为拉丁美洲地区研究生教育的领头羊,学术型研究生达10万名,其中博士生占38%。与15年前相比,科研成果增长了2.5倍,其中85%来自于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墨西哥也有数目庞大的研究生,但构成非常不同:2005年的硕士研究生规模为10万名,是1990年的5倍,但博士生只有1.3万名。阿根廷名列第三,有2.5万名硕士生和8,000名博士生。作为一个小国,智利目前有1.3万名硕士生和3,000名博士生。哥伦比亚排在最后,硕

士生不超过1.2万名、博士生不超过1,000名(直到最近,哥伦比亚的研究生主要集中在专业教育领域)。在所有这些国家,这些数字与通过国家机构认可的认证专业相一致,国家机构通过同行评议确定相关的认证标准。各国的认证标准不一,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发展质量保证体系,如今该体系已经成熟且标准最高。五个国家的总人口接近3.7亿,截至2005年,共提供数以百计的博士专业,每年授予1万多个博士学位。

与中国、韩国和印度相比,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拉丁美洲并不十分依靠其他国家的博士生教育,而是在先前投资的基础上扩大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拉丁美洲学生目前在美获得的博士学位少于亚洲学生。此外,拉丁美洲往往聘用本地区培养的博士生。与亚洲留学生相比,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巴西和墨西哥学生打算回国工作的比例更高。

博士生教育主要集中在公立大学,几乎都由教育和科研方面的公共经费支持。尽管许多私立大学在非常普遍的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硕士生教育方面很有竞争力,但基本上(除少数外)都缺乏理科和工科博士生教育所需的科研基础设施。自从该地区恢复了民主体制之后,尽管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常性的国家财政危机和同样频繁的公立大学管理危机并没有阻碍研究生的培养和规模增长。公共科研经费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获得了增长。巴西现在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投入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0.7%;阿根廷和智利投入研发的经费比例虽然较低,但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有较大增幅。尽管在世界科学领域仍是配角,但拉丁美洲在世界科学知识生产中的相关比重在过去15年翻了一番。企业在科研的

经费投入和实施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雇员中基本没有博士。但具有研究能力的公立大学开展了技术转移,许多由公共部门提供支持的企业合作项目被证明是成功的。

公立巨型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

尽管美国加州高等教育的三层模式经常出现在拉丁美洲大学改革者的头脑中,但该地区既没有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也没有设置研究生院。然而,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在专业学院和专业型本科教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巨型大学中还是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政府制定了重要的激励措施鼓励大学发展和支持研究生教育。在有些国家,高校为了获得大学这一地位,进而获得自治权,需要提供大量研究型研究生教育项目。获得研究生学位是成为大学教师的必要条件,也可以提高现有教师的工资待遇,因而,甚至在以前那些只要求教师具有专业学位(如工程、法律、医学)的职业学院也出现了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为了加强公立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各国政府都努力从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争取贷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研究生专业进行认证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对质量保证投入更多精力。同行评议在认证体系和竞争性科研经费中具有重要作用,提高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术组织在大学事务中的发言权。

拉丁美洲的大学改革,成功地将本科专业教育的年限缩短为4-5年。研究生数量的逐渐增加带来了对专业型研究生文凭和学位的更多需求,专业型研究生教育也是由从事学术型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的机构和教师提供的。受市场驱动的专业型研究生教育为从事研究生教育的教师提供了一些机遇和新的资金,也因而巩固了他们在大学里的地位。权力下放、管理自主权以及大学多元化筹资的压力非常有利于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导师的工资可能会由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或特定的资助项目支付或补充。占主体地位的竞争性科研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公共机构。研究生教育可能会收取学费,实际

上许多专业型本科和硕士生教育都是自给自足的。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增加了管理的自主权,合同的制定和工作场所的规定更加灵活。因此,与过去公立大学中专业教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研究生教育为全日制的科研型教师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有利的环境。不利的方面是这一安全有利的环境经常与大学生活的其他方面脱离,除了在那些受市场驱动的专业中。最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与教师们对学术地位、职业倾向和学术价值观的看法日益不同有关。过去,学术型教师一般都是那些有外国留学经历、国际化且获得公立大学终身教职的一小部分学者,但现在国内培养的教师已成为重要部分(尽管并不占主导地位),研究生教育的教师多半是这种情况。

结论

像其他地方一样,尽管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无疑是拉丁美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但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规模相对较少,且本国培养的研究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以及教师流动受到研究型大学不仅数量有限且更倾向于招收其自己培养的博士毕业生的限制,狭隘主义和近亲繁殖的危险未能避免。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国内出版物的依赖,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也是一个好坏掺半的事情。由于这一地区在国外受过训练的研究人员日益减少,基金会、研究型大学和学术界积极探索了多种替代方法来解决这一发展趋势带来的风险。通过国际合作撰写学术著作在一些国家和学科迅速发展。在质量保证方面,国际同行参与并经常得到国际组织支持的合作非常多,且富有成效。在电子传媒的支持下,许多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合作得以开展,是昂贵的学术交流项目的有益补充。为博士生提供在海外的实验室和机构完成学术论文所需奖学金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国际化已成为优先发展的方面,但当国际捐赠机构找不到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为拉丁美洲国家提供帮助时,国际化将不得不与其他事项竞争国内经费。

国际科研合作的新进展

Sachi Hatakenaka

美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和管理领域独立顾问

电子邮箱: sachi@alum.mit.edu

国际科研合作有助于科学家跟上国际科学的潮流, 共享专业的知识和资源。如今, 全世界 1/5 的科学论文都是不同国家的学者合作完成的, 这主要得益于便捷的通讯手段和国际流动。当科学研究成为经济和创新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化策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时, 国际科研合作开始显现出新的特点。

改变的背景

“知识经济”的观念现在已经成熟。不仅在发达国家, 而且也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知识经济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字眼。科学领先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国际合作被视为是国际科学竞争力增长的关键机制。

一些新兴经济体, 如中国和印度, 都正在改变国际合作的含义。如今, 全球合作对硅谷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合作, 成熟经济体很有可能直接受益于印度繁荣的信息技术或者中国的高科技电子产品。此外, 这些国家的成功并不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中国和印度正在吸引全球的研发活动, 这是北美和欧洲等成熟经济体已经尝试了几十年的事情。涌向中国和印度的科学研究不仅是在下游, 而且也还包括上游的科学研发, 所以成熟经济体都渴望与这些新的经济发动机建立联系。

由于需要科研和创新来应对诸如贫困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国际社会对温室效应、非洲危机或发展中国家的疾病问题日益关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这使得人们对通过国际科研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充满希望。

鼓励国际合作的措施

美国是最早建立延揽全世界精英人才机制的国家之一。这项政策使得美国成为国际科研合作的核心, 美国科研人员与来自 170 多个国家的研究者联合发表论文。美国的独特地位首先基于对任何值得支持的研究生提供财政援助、发放奖学金。这一制度的发展得益于联邦研究经费的慷慨资助, 但也受益于学校吸引优秀研究生的不懈努力。其次,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开始公开招聘高水平学者, 当时许多著名欧洲科学家都移居美国。第三,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已向国外移民开放, 尤其是那些可以得到公司赞助的高技能人才。

如今, 更多的国家正在采取类似的方法吸引精英人才。由于其他国家对留学生的争夺加剧, 尤其是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等, 再加上美国 2001 年“911”后移民政策和安全措施的收紧, 导致美国第一次出现留学生数量连续几年下降。但是美国采取了一些方便签证的政策, 留学生下降的趋势已经得到扭转。其他的移民措施正在讨论过程中, 其中包括吸引高技能国际劳动者。因此, 这样的竞争还将继续。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日本一直在为吸引留学生而积极地努力。日本还通过非常有针对性的项目促进国际科研合作, 通常都是与合作国签署双方协议, 尤其是亚洲国家。形式主要包括合作科研经费资助、科研奖金、共同举办研讨会等。如今, 他们与亚洲同仁的经常性合作表明, 在新兴的亚洲研究圈, 日本科研人员已成为核心成员。

欧洲的步伐更快。在今年刚刚开始第七个“研究与技术发展框架计划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中, 欧盟宣布了在这个框架内引领国际合作主流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政策其实是欧盟主要理念的

自然延伸,即鼓励跨国界的合作。但关键的变化在于欧盟正准备投资于这些工作,特别是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的合作。

欧盟还加强了与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对象是中国和印度,也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它的邻国(如土耳其)。十年前,中国是欧盟在亚洲的第一个科技双边协议合作伙伴。今年,欧盟和中国将联合主办大约12次左右遍及欧洲和中国的活动,以促进中欧科技合作,这些特殊的合作项目可以用以确定经费资助哪些研究课题。

另一种国际合作的做法是投资世界一流的卓越研究中心。日本已经实施了几个项目,试图成为全球科学网络的真正核心,如“世界一流研究中心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itiative)”。新加坡的做法更主动,它是第一个使用公共经费吸引世界一流高校与之合作的国家。为了成为亚洲主要的教育和研究中心,新加坡已经努力了10年,主要是与世界著名的高校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沃顿商学院),邀请国外世界一流大学来办学(如欧洲管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早稻田大学),建立生物医药科技园(Biopolis)。但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效果。新加坡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伙伴关系已经终止,新南威尔士大学也关闭了其在新加坡的崭新校园。

新加坡并不是唯一一个资助学校重点开展科研合作的国家。英国对麻省理工学院与剑桥大学教育和科研上的合作也给予了支持。苏格兰也对斯坦福大学与爱丁堡大学之间的合作给予支持,且更强调专题研究和商

业化。在中东,许多石油强国已经在国际教育伙伴关系上进行投资。最近,阿联酋阿布扎比市宣布实施一项关于能源研究的项目,初步命名为MASDER。该项目非常独特,是由多个国际研究伙伴共同参与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之间的合作也注重科研,尽管没有承诺给予新的公共经费。葡萄牙最近也宣布他们将与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做法有可能增加国际学术研究合作的机会。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很多科研合作项目都对发展中国家的课题特别关注。美国基金会在支持公私部门合作的重点研究和创新方面起着引领作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问题等。全世界在气候变化方面需要采取共同行动,这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英国的国际发展部是第一个出台政策强调对国际合作研究和创新进行资助的官方部门。

国际科研合作已进入了新的时代,合作已具有直接的经济意义。一些政府已经开始为成为全球卓越研究中心而努力。但问题是,这些发展是否会带来全世界研究能力的重大变化?这些改革措施是否会推动新卓越研究中心的产生?是否会出现最有效的方法?这些趋势是否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创造能力?还是仅仅进行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但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趋势非常值得关注。

留学生流动与美国：2007年门户开放调查报告

Patricia Chow, Rachel Marcus

Patricia Chow: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研究主管

Rachel Marcus: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研究员

电子邮箱: iieresearch@iie.org

2005年,全球有270万学生接受跨国高等教育,比2000年的170万增长了47%。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非传统留学目的地,留学生的数量同期也在增长。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希望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以便吸引更多的学生到他们的国家去。尽管其他国家留学生数有很大的发展,但美国依旧是学生们最热衷的留学国家。2006年,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8个留学生大国中,美国吸引了30%的国际学生。

本文根据《2007年门户开放调查:国际教育交流报告》(Open Doors 2007: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中留学生普查的主要结果撰写,展现了美国当前留学生群体的基本情况,研究了国际留学生的未来趋势。国际教育协会自1919年已经开始收集美国留学生数据,于1954年开始以《门户开放调查报告》的形式呈现其成果。每年门户开放调查针对全美3,000个左右得到区域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调查。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6/07学年共有582,984名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比前一年增加了3%。这是自2001/02年以来,美国留学生的总人数首次显著增加。此外,新留学生的数量增加了10%,2005/06年的增长率为8%。

来源

亚洲仍是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地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59%。亚洲的学生人数今年增加了5%,主要是因为两个人数输出最多的国家出国学生数增长,印度增长了10%,中国增长了8%。印度连续7年成为美国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留学生总数达到83,833名学

生。中国以67,723名学生位居第二,而韩国以62,392名学生位居第三。

再看看其他地区,2006/07年度来自中东地区的学生人数增长了25%,总人数达到22,321名学生。其中从沙特阿拉伯来的学生人数增长了129%,总人数达到7,886名,这主要受益于2005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启动的国家奖学金计划。2006/07年来自拉丁美洲的人数保持稳定,墨西哥是该地区学生输出最多的国家,总共输出13,826名学生。肯尼亚共输送了6,349名学生,是前20位国家和地区中唯一的非洲国家。来自欧洲和大洋洲的留学生总数2006/07年度分别下降至82,731名和4,300名。欧洲和大洋洲招收的美国留学生大于该地区向美国输送的留学生数,这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留学生情况和学习领域

《门户开放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的人口统计情况变化虽小但意义重大。2006/07年,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有45%以上是女性,同1976/77年的31%相比,增长了14%。同时,与30年前74%的留学生为单身相比,2006/07年度有更多的留学生是单身,达到87%。

从2001/02年开始,留学生中的研究生人数就超过了本科生人数,2006/07年也一样。45%的留学生是研究生,41%为本科生,14%是无学位/证书的学生或培训项目的学生。

商科和管理学科仍然是留学生选择最多的学习领域,占总数的18%;其次是工科,占15%。在过去五年中,这两个领域一直是留学生最热衷的学习领域。在美国的留学生

中,理科和工科的人数最多,2006年,非美国公民获得理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人数占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45%;在工程领域、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超过一半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为留学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7)。

目的地

在2006/07年度,留学生分别就读于美国的50个州,但是某些州的高校留学生特别集中。156所美国学校的留学生数量超过1,000名,共占全美留学生总数的58%。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州也是留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所在地。加州高校的留学生总数最多,达到77,987(占总数的13%);紧随其后的是纽约州,共65,884名学生,占总数的11%。纽约市是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共51,973名学生,其次是洛杉矶市,有35,870名留学生。学生往往集中在与他们的祖国在地理和语言上比较相似以及留学生和移民中同胞比较多的地区。

未来留学生的发展趋势

这些《门户开放调查》的数据与研究生院协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都显示出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已经反弹,说明美国没有失去作为留学生学习地的吸引力。除了提供高品质的教学外,

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也因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先进的技术设施和广泛的支持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已逐步增加留学生的招收量,并且调整申请程序和招生时间表以适应签证审批所需要的时间。这些学校层面的努力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他们简化了签证申请步骤和审批程序,以便进一步提升美国在国际留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

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的这些努力看起来似乎能够扭转局势,但是必须采取更全面的措施以确保这一趋势继续持续下去。其他国家也在加紧吸引留学生的工作,包括消除签证障碍,加强研究生教育,特别是理科和工科的专业。尽管美元贬值可能部分缓解学费的问题,但留学美国的成本在持续上升,公立大学增长了6.6%,两年制公立高校增长了4.2%。由于财政负担主要由个人及其家庭承担(62%的留学生是用个人或家庭的资金来支付他们在美国的学习费用),因此学费上涨是否会影响学生的留学选择还需要时间观察。广泛的财政资源和融资拓宽方案,也许有助于减轻负担。

作者注:“门户开放项目”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得到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的支持。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的。

美国海外留学的管理与经费投入

Brian Whalen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狄更斯学院 (Dickenson College) 副院长、全球教育办公室执行主任, 海外教育论坛 (Forum on Education Abroad) 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whalenb@dickinson.edu

美国高校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管理和资助出国学习项目, 包括项目的类型、学分认定政策、出国学习项目的出资结构、对出国留学办公室的经费支持制度、项目评估方法等。美国高校经常与外国大学、教育项目提供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海外教育论坛进行了一项关于美国海外教育管理方式的调查, 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数据 (www.forumea.org)。该论坛的成员包括 275 所美国学院和大学、国际性的大学、留学项目提供商和独立组织。这些机构每年派出的学生大约占美国出国学习总人数的 75%。有超过 1/3 的成员回复了论坛上的调查问卷, 该数据可以让我们较全面地了解美国海外留学是如何开展的。

不同美国高校用不同的办法制定、监管其国际教育项目的课程体系, 影响着海外教育的实践。每所学校在项目的数量和类型、项目模式、教师的作用、学分认定政策方面都是不同的。海外教育的商业模式不仅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同时也影响着学校海外教育经费资助方面的决策和做法。各个学校在收取本校的学费、额外支付海外学习费用、与项目提供商进行折扣谈判、控制出国学生人数和时间上的做法各不相同。

多种多样的项目类型

学校提供的多种出国学习项目体现了课程的多样性。85% 以上的美国高校提供多种类型的海外教育项目: 93% 的学校至少提供一门为美国或其他国家留学生开设的特殊课程; 93% 的学校提供整合式的课程, 学生参加常规课程学习; 89% 提供交换生项目; 86% 提供教师带队的短期项目 (少于 1 个学季或

学期)。此外, 55% 的学校都提供教师带队的长期项目 (1 个学季、学期或更长)。在许多情况下 (53%), 只是教师带着学生在海外进行课程学习, 而不是正式批准的留学课程。大部分海外学习项目提供商赞助的项目包括至少一门特殊课程 (95%)、综合性大学学习项目 (60%)、教师带队的短期学习项目 (50%)、交换生项目 (30%) 和教师带队的长期学习项目 (10%)。

出国学习经费

留学办公室和项目的经费通常来源于学校的常规经费和海外留学项目收入。3/4 的美国留学办公室由学校常规经费支持; 同时, 一半的学校通过学生留学时交纳的费用来支持留学办公室, 这笔经费平均占办公室运作经费的 60%。多数学校用一般预算和留学收费支持项目的开展, 但也有其他的资金来源, 包括每个学生所交纳的学杂费、专项捐赠以及提供商分摊的费用。

学校和项目提供商

美国高校往往依赖于留学项目提供商 (非营利性、营利性都有)、外国大学以及独立项目进行海外留学的组织, 合作形式也多种多样。在开展至少一门特殊的课程、没有学校教师现场参与的项目时, 50% 的情况与提供商合作; 提供非交换的整合式课程时, 只有 35% 的情况与提供商合作。

学术质量是高校决定接纳或批准项目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然后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包括健康和安、项目管理的、项目提供商是否易于合作、接受国的支持和项目结构。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有媒体报道海外

留学项目有折扣,但留学项目的花费仅是排名第六位的影响因素。

学校采取不同的方式处理附属的或被认可的海外学习项目的费用,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学生直接向项目提供商缴纳费用(35%)。其他常见的做法还包括学生先向学校缴纳项目费用,然后学校再向项目提供商支付(31%);学生全额支付东道主学校的学费以及自己的住宿费(29%);学生全额支付东道主学校的费用,学校支付其他的所有费用,包括住宿费(18%)。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向出国学习的学生收取必须支付的附加费。

学校经常与提供商进行谈判,以降低项目费用。在决定是否参与一个附属项目时,44%的学校“总是”或“有时”为学生进行降低费用的谈判。8%的学校“总是”或“有时”与提供商进行返还回扣谈判,然后用这些回扣支持留学办公室的工作。更常见的做法是洽谈奖学金,38%的学校“总是”或“有时”采用这一做法,17%的学校“总是”或“有时”根据学生的数量洽谈奖学金事宜。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媒体最近的报道,只有3%(2所)的学校与项目提供商签订了独家协议(exclusive agreements)。“独家协议”在这里是指学校不允许学生参加同一个提供商在同一个城市、国家、地区开办的其他海外学习项目。根据调查,独家协议不是常见的做法。

高校和留学项目提供商之间的另一层关系是学校派代表参加提供商的外部咨询董事会或委员会。74%的提供商有外部咨询董事会、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可以说这种做法非常普遍。这些实体组织有若干责任,80%

的提供商称根据学校的需要提供指导,80%的提供商说根据学生的需要提供指导。53%的提供商指出这些组织会信任提供商的服务。差不多一半(47%)的提供商说这些组织进行项目评估,而33%称这些组织实际上也审批项目。

学生的经济资助

如果学校对出国留学学生提供财政援助,那么一部分留学费用通常需要由学校的常规经费来支持。约有75%的美国学校称本校出国学习的学生可获得基于需求的助学金和基于表现的奖学金,但约60%的学校都规定学生必须在经过批准的项目中学习才能受资助。大部分提供商(63%)也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奖学金,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学生直接向提供商申请奖学金。

标准化还是坚持标准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美国高校多种多样的做法和惯例意味着在出国留学方面没有达成对标准做法的共识。但是,建议所有学校和留学机构都采取相同的政策和做法可能也是不正确的。不过学校和提供商还是应该就若干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以此指导出国留学的管理和资金运作。

虽然坚持最佳的操作标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操作都要标准化,但确实需要操作过程的透明与公开,避免利益冲突,时刻把提高学生的经验放在首要地位。那些采取最佳操作标准的学校和提供商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尽可能的清晰明确、始终如一,并且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缩小国际与国内讨论的差距

Judith S. Eaton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主席

电子邮箱：eaton@chea.org

十年来，高等教育的国际讨论极为关注认证和质量保证问题。无论是关于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对全球竞争的需要，还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需求，一个强有力的质量保证体系都是成功的关键。在这些讨论中，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实践和成就都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且常常还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当借鉴美国的认证制度时，国际讨论中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即很少关注对美国认证做法的批评和挑战。在国际讨论的同时，美国国内的讨论也在热烈地进行着，但国内讨论的重点几乎全都集中于认证制度局限性的讨论。

国际讨论

国际同行们并不打算模仿美国的做法，这非常正确，但他们也正在从美国历史悠久、范围广泛的认证制度中寻求有效的做法。美国认证活动的范围之广令人印象深刻，共有19个活跃的学校认证机构和62个专业认证机构。最有争议的问题是范围广泛、多样化的认证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保持基本的质量。

国际讨论也很关注美国的认证对核心价值强有力的坚持，也许这就是最吸引人的特点。同行们都意识到倡导高校自主、学术自由以及高校使命是美国认证的根本，这些原则对确保美国高校多年来所发挥的强大学术领导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行们还经常注意到，到目前为止，美国高校的认证一直由高等教育系统自己控制，运作完全独立于政府，非政府机构就是为这一特定目的而设立的。这与其他许多国家由政府主要控制高校不同。

国内讨论

相比之下，美国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在不断改变，再加上高校董事会、慈善机构和研究机构等私立机构的关注，引发了美国国内对认证全国性讨论，以担忧和批评为主。私立机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美国市民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过去的两年中，对认证表示最大担忧和批评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这个机构由美国教育部长委派的教育界人士、商界领袖和决策制定者组成，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对认证进行前所未有且持续批评的机构，对认证者和高等教育界都提出了严峻挑战。现在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巨大，但高等教育的费用也更高，导致对入学机会和是否物有所值的担心，进而导致了对认证作用的关注。

担忧和批评

在委员会的领导下，绝大部分的讨论都围绕着高等教育认证的局限性展开，因为这涉及到学生成绩、透明性、学生流动和运作结构。在促进和提高学生成绩方面，认证本身缺乏问责。认证忽视了大学本科教育的严谨性，未能提供有关高校与专业质量的可靠信息，这使得学生和公众不能非常方便地根据认证结果比较不同学校的实力，也不能依靠认证来解释美国国际地位的下滑等问题。

高等教育认证受到批评，是因为没有满足当今互联网、搜索引擎和即时信息时代对透明度的期望。此外，认证报告通常没有被公开，认证者对于学校的优势和局限也没有向公众定期提供详细信息。

对认证的批评还包括妨碍学生在各高校之间流动，阻碍了本科生和研究生通过学分转换进入好的学校。现在，60%以上的学生至少在两所学校学习后取得学士学位，但学

生的流动制度中存在断层，尤其是在两年制和四年制、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高校之间流动。

全国讨论的焦点还包括对现有认证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成效的质疑，因为这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主要是由区域认证机构进行的，现在的问题是：继续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来进行认证是否合理？认证系统区域分割的架构是否限制了高校在自己寻求学校认证时的选择？以上问题反过来又导致对认证不完全受制于市场力量的关注，但有些人认为通过市场竞争能够提高质量。前面曾提到过目前有62个活跃的专业认证机构是否太多？这是否会促使该行业解体？

架起国际、国内讨论的桥梁

有关质量保证和认证的国际讨论一般关注美国认证的优势，但多关注一下美国国内对认证的担忧和批评有益于国际讨论。了解一下美国国内对认证的担忧，有助于其他国家从事质量保证工作的领导者评估他们正在执行的举措的价值。对这些担忧的了解，还能够对那些正处于质量保证组织和体制建立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提出预警。与此同时，国际讨论也提醒美国人重新认识认证的优势和效用，这正是当前美国全国性讨论中所忽视的一个方面。

高等教育的民间融资

Ryan Hahn

美国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研究员

电子邮箱: rhahn@ihep.org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机制。澳大利亚、中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都开始收取学费,而在原本就收取学费的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国家,学生面临着学费的大幅度增长。在成本分担迅速发展的同时,促进成本分担的金融机制却发展得较慢。在少数几个国家中,诸如发行债券、私募股权以及慈善事业等筹资机制在高等教育民间融资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加,但这些机制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学生和学校在进行有价值的教育投资方面仍然面临着信贷制约问题。如果更多的成本分担要实现倡议者所希望的功效,即促使高等教育更有效、更公平、入学机会更多,民间融资将在克服这些信贷限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债券发行和资产证券化

高等教育从民间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方式之一就是发行债券。一所大学可以在公共交易市场上发行债券,一段时间后,投资者可以收回本金并得到利息。债券的利率反映了学校有可能无法履行义务的风险,即违约的可能。是否违约取决于教育机构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而不是某个特定的贷款项目。例如,某所大学很想筹集资金建造一所新的商学院,但如果学校还在其他许多财物问题上挣扎,那么该大学就不得不发放利率很高的债券。

2001年匈牙利财政部设立了助学贷款中心(SLC)。截至2007年8月,这个非营利性公司已向23.4万名学生发放了1,428亿福林的贷款(约合78亿美元)。为了给该项目提供经费,助学贷款中心发行了国家担保的债券。这项计划对于扩大匈牙利的高等教育规模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署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2000-2005年,匈牙利高校的在校生数增加了42%,高于其他中东欧国家。在同一期间,斯洛伐克和捷克的增长率是33%,波兰是34%。但是,助学贷款中心是否将能长期地获得经费支持还难以判断,因为助学贷款的违约率尚未确定。

有些国家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国家是大学自身而非政府在采取措施来吸引民间资本。少数一些墨西哥大学已经获得了信用等级,如普埃布拉拉丁美洲洲大学(Universidad de las Americas de Puebla)、新莱昂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Nuevo Leon)、卡门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Camen)、普埃布拉博尼梅瑞塔自治大学(Benemerit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Puebla)。信用评级对于这些大学发行债券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投资者判断高校违约的可能性。这种信用评级制度不仅仅存在于墨西哥。2007年8月,重要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穆迪公司(Moody's)发布了一份报告,公布了如何对美国境外的公立大学进行等级评定。穆迪已经对加拿大和英国的大学进行了等级评定,并且希望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公立大学今后有可能进行等级评定。

资产证券化是近期出现的一个新的金融品种,在某些情况下比发行债券更能有效地化解风险。尤其在过去的10年中,资产证券化在美国有助于为政府担保贷款和私有机构贷款的增长进行融资。在证券化期间,由商业银行、非盈利组织等发放的学生贷款被捆绑在一起后放置在一个合法的独立信托公司。风险不再是基于银行或非盈利组织的总体财务健康状况进行评估,而仅仅根据学生贷款的违约率评估。虽然美国在这方面最有经验,但其他国家也有这种做法。如英国政府已经

三次将助学贷款证券化, 前两次分别是 1998 年、1999 年, 最近的一次由前总理和现任首相布朗在 2007 年实行的。将这些资产转入民间市场, 有助于腾出政府经费给其他有迫切需要的项目使用, 如增加学生贷款等。

私募股权投资

私募股权近期对投资高等教育甚有兴趣。与债券相反, 私募股权融资不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圣保罗证券交易所那样的公开交易平台募集资金, 而是直接从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那里获得经费, 投资公司则从被投资公司今后的收益中获取利润。利用私募股权方式融资的往往是一些小型且极具增长潜力的机构。

2005 年, 巴西主要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帕提亚银行 (Banco Patria) 建立了一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称为巴西教育基金 (Fundo de Educacao para o Brasil), 当时私立营利性教育机构阿尼扬格拉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Anhanguera Educacional S.A.) 需要额外的资金扩大其业务, 巴西教育基金对其进行了投资。阿尼扬格拉公司利用这部分资金在巴西东南部的中小城市建立一些新校园, 主要是为那些没有得到很好教育服务的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工程、商学等领域的低价教育, 2007 年学校的平均学费为 503 雷亚尔 (约 261 美元)。此外, 阿尼扬格拉公司还利用政府为提高受教育机会而实施的税收激励措施, 将其每年收入总额的 10% 用于奖学金。阿尼扬格拉公司的这项策略非常成功, 使得在校生人数翻了几番, 从 2006 年的 23,366 名学生增长到 2007 年的 46,001 名。在 2007 年 3 月, 阿尼扬格拉公司在巴西股市成功上市。

慈善事业

虽然“民间融资”这个词经常与获取利益有关, 但慈善事业也进入了这个范畴。慈善事业与高等教育结缘很早。但是随着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 需要效率更高且更负责任的高等教育慈善事业。近年来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慈善事业与营利性金融产品的结合。慈善家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他

们投入的资金在追求与原来的慈善事业相同目标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功效。

虽然现在讨论这方法是否可行还为时尚早, 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案例说明其可能性。森波纳基金会 (Sampoerna Foundation)、国际金融公司 (IFC)、印尼国际银行一起建立了一个风险分担机构, 向学生和家长提供助学贷款。森波纳基金会提供初期准备金, 用于可能的基本损失; 印尼国际银行提供贷款; 国际金融公司则分担任何超出初期准备金之外的风险赔付。2007 年 9 月, 12 家印尼高校同意参加这个贷款项目。如果该计划成功, 它一定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范例, 让印尼以及其他国家的银行明白助学贷款也能够盈利。

民间融资的未来

由于成本分担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永久特点, 所以民间融资在许多形式上需要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经常性的合作伙伴。但民间融资自身具有风险性, 例如最近在美国爆发的学生贷款丑闻, 商业贷方也卷入其中。有什么很好的措施能在民间融资和高等教育之间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呢? 尽管答案很复杂, 但有两个因素是很关键的。

第一个因素是学校 and 地区之间必须更广泛地进行信息共享。民间投资者需要可靠的信息来进行营利性的投资, 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须更加熟悉错综复杂的民间融资。第二个因素是立法改革, 以便促进和规范民间融资。许多国家必须解决如何对慈善用款收税, 如何规范资本证券化, 以及如何管理公共机构与私企的合作等问题。当这些问题被解决之后, 在确保更多的成本分担能促进而不是破坏高等教育的公平和入学机会方面, 民间资本才能发挥关键作用。

作者注: 这篇文章摘要自《全球的高等教育状况与民间资本的兴起》(The Global Sta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Private Finance), 原文可以通过 www.ihep.org/Pubs/PDF/Global_State_of_Higher_Education.pdf 下载。

加纳的高等教育财政

Francis Atuahene

美国西伊利诺大学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学业顾问、研究生导师

电子邮箱: FAuahene@wiu.edu

由于国民的普遍贫困和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加纳的高等教育面临着无数的挑战,如招生能力、支付能力、师资的招聘及稳定、基础设施的匮乏等。然而,财政经费的减少和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所产生的矛盾,仍是加纳高等教育面临的巨大威胁。

由加纳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保罗·埃法(Paul Effah)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加纳2000年的高等教育经费预算总额是23,870,359美元,占政府可用教育经费的12%,这批经费拨给了5所公立大学和8所理工学院。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国的高等教育。每年有一半以上想读大学或理工学院的合格申请人,因为教学辅助设施有限而不能读大学。

创建教育信托基金

认识到现有的困难以及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加纳全国学生联盟提议成立一个专门的教育信托基金。2000年8月,政府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国会通过了加纳教育信托基金(GET Fund)法案,把现有的增值税率提高2.5%用于该基金。该计划的目的是为高校提供资金,为真正有需要且有学术天赋的学生提供帮助,支持学生贷款计划,以及为研发提供经费支持。最初,加纳教育信托基金计划每年增值约200亿塞地(540万美元)。到2007年,这一数额已翻了两番多。2003年占GDP的0.34%,2008年这一比例将增至0.81%。

加纳教育信托基金的贡献

加纳教育信托基金对加纳高校的发展正发挥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大学多年来都面临的巨大问题。目前加

纳各类校都正在复兴并快速发展,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以及促进研究生学习一直都是该基金的管理重点之一。加纳教育信托基金建立了奖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信托基金,以便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同时,基金对于提高职业技术教育也贡献巨大,建立了20个拥有现代化设备的资源中心,用于实用技能培训。以2004年为例,加纳教育信托基金提供了约2,240亿塞地(24,328,467美元)资金用于资助大学和理工学院改善基础设施以提升学校的实力。

财政部和经济规划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2003年间,这些措施已使大学招生数从40,673人增加至53,895人。理工学院的招生从2002年的18,459人增加至2003年的23,717人。此外,作为扩大招生规模的手段之一,加纳教育信托基金还支持现代远程教育发展,使其招生人数从2002年的759名增加至2003年的3,618名。部长指出:“加纳教育信托基金8.393亿塞地的拨款保证了两个主要的远程教育提供者海岸角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Coast)和温尼巴教育大学(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inneba)的协调,支持了远程教育的发展”。此外,60多名高校教师正在加纳教育信托基金人力资源发展奖学金计划的赞助下进修。

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尽管获得了这些成效,但加纳教育信托基金的实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自它成立以来,已出现了涉嫌挪用该基金的情况。2004年,加纳全国学生联盟的会长对于政府把2.5%的增值税转入加纳教育信托基金账户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不仅阻碍了该基金的透明度,也妨碍了它的可持续性。而且尽管董事会是独立的,但负责监督基金管理的人是由

政府委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把加纳教育信托基金及其独立委任的董事会政治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可以把公共资金委托给私有企业吗？国会议员控制了该基金的管理，基金每年的收支都要受到议会的严格管理，这也从根本上降低了董事会的自主性。

此外，新设立的学生贷款计划将使那些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学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负担得起学费。但遗憾的是，在一个微观经济极度不稳定的国家中，高利率很可能把学生逼到破产。同时，根据学生的需要提供贷款比以前的贷款方式进步许多，但问题依然存在，即在无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如何能评估个人的家庭收入？此外，向“学业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金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如何能保证公平？在加纳，大部分学生都来自那些家长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初中级教育以及家教的家庭。

结论

尽管有这么多挑战，加纳教育信托基金正在对加纳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改善、学生培养、教师研究和员工支持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2007年，议会批准了由加纳教育信托基金提供约582亿塞地（约63,210,571美元）的经费用于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全面维护与更新的建议，这是在政府给高等教育的预算拨款的基础上，补充经费最多的项目之一。不过，为了让子孙后代也受益于该基金，必须保证基金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要保持基金运作的透明度，而且还要通过立法增加董事会的自主性、提高管理效率。总之，有可能在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复制加纳教育信托基金的模式。

工党政府统治下的高等教育

Michael Shattock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 M.Shattock@ioe.ac.uk

1997年工党在大选中打着“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的口号大获全胜，且赢得了公众的热情。保守党所造成的高等教育财政短缺的危机预计也将因此得到极大地缓解。工党接受了国家高等教育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即《迪林报告》(Dearing Report)，该报告的撰写受两个主要政党的共同委托，有效地避免了高等教育成为一个竞选议题。报告的建议包括对学生资助的新办法，这也是报告的核心问题。在1979至1997年的保守党执政时期，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政府拨给每名学生的经费减少了45%。工党执政10年后做得最好的事情，只能说是政府保持了1997年的学生人均拨款水平。但是由于这项政策一直只关注研究型大学，所以这段时间里只有科研领域实现了预期的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迪林报告》中关于学生资助的建议未被采纳，所以学校开始对学生收费。

五年后，大学财政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由部长和公务员组成的内部工作小组，而不是建立过于庞大的全国委员会，同时该小组并发布了一份《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这个文件比《迪林报告》更激进更有争议，它建议大幅度提高学生学费(3,000英镑)，同时也规定政府提供基于收入的贷款。当时英国政府由于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方式来管理遗留下来的福利制度而受到严厉的批评，所以这样的建议也受到议会上院工党内部议员的强烈反对。虽然该议案最终以5票的优势勉强通过，但反对者也迫使政府做出了让步，包括同意重新审查2009/10年度的收费水平，成立一个公平入学办公室保证入学的机会平等以及确保大学从所增加的学费中拿出足够多的部分资助经济贫困的学生。引进新的收费结构前的2005/06年度，

申请大学人数略微下降，但新政策引进的当年又反弹了回去，好像证明了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但经济债务给学生带来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评估。实行新的收费标准不仅提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也增加了高校可支配的资金。然而以上这些措施并不适用于苏格兰，因为苏格兰地方政府拒绝向大部分苏格兰大学收费，这使得苏格兰的大学与英国其他地区的大学之间出现了大得惊人的差距，因此苏格兰的大学感到十分惊慌和担忧。

扩大入学范围

从其任期一开始，新政府就试图证明他们是如何落实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承诺。英国首相曾公开表示，希望把适龄学生的入学率提高到50%。但现实是，虽然50%的数字已经在苏格兰实现，但英格兰的入学率依然停留在43%。从《迪林报告》开始，首要的目标一直都是鼓励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入学率。但财政大臣关注来自北部公立综合学校的一个女孩的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该女生非常出色，但被牛津大学拒收，而美国哈佛大学则接受了她的申请，并给予奖学金，后来经调查，拒绝接收该女生的牛津大学有着非常良好的接收州立学校学生的记录，做出该决定只是反映出竞争的残酷。政府公布了一个复杂的排名，展示每所大学招收低收入阶层学生的预期水平，以及为了促进入学范围的提高而进行的资助水平调整。

但是这种做法收效甚微。由于目前并无有效证据能表明大学的招生程序中存在着歧视，所以大家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基础教育，在于这届和上几届政府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有1/3的儿童出生在那些处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朗特里信托(Rowntree Trust)的报告表明，收入

较低的家庭的儿童比他们的同伴要晚一年才开始读书, 14岁时落后两年。2000年, 英国国务大臣推出了一项新的举措, 即开始授予两年制的“基础学位”, 该规定旨在提高技能基础。2006年决定给予继续教育学院(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授予与大学无关的基础学位的权力, 这有可能进一步削弱这种学位的地位。

拓展高等教育系统

工党政府的政策最令人惊讶的结果, 或许是扩大了“最佳”(在白皮书中使用得很不慎重的一个词)大学和1992年才获得大学地位的理工学院之间的差距。迪林委员会建议的追随者认为, 他们正在高等教育体系和政府之间提倡一种“契约关系”, 即为了获得稳定的资助机制和学校的自治权力, 高等教育体系必须同意政府规定的问责要求。无论曾经做出什么样的保证, 但是一旦上台就不会这样看待问题。2003年白皮书发表后, 政府已深信有必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 而不是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并且反对拨款委员会的意见, 实施了强化的高等教育科研水平评估(RAE)。此外, 政府在科研和科研基础设施上也投入大量资金。这两项行动中受益最多的当属研究密集型大学, 但这却以牺牲研究活跃型大学(所谓的“受挤压的中间层”)以及新的大学为代价。白皮书仔细研究了“教学型”大学的理念, 因此一批以往没有学位授予权的学院, 现在已经被升格为大学。这样就使得高等教育体系的两极分化更加剧烈, 如最成功的罗素集团(即研究型大学俱乐部)和现代大学联盟中的二流大学(包括大部分原来的理工学院)之间的差距呈指数级上升, 突出表现在研究的卓越性、学术质量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等方面。这会导致因高度依赖入学机会扩大才有生源的二流大学财政状况恶化, 甚至由于学生市场的波动而出现金融风险。而许多研究密集型大学已经把它们对拨款委员会的依赖减到30%以下, 一些较新的大学对它们的依赖则在70-80%之间。

政府干预主义

如果所谓的迪林契约的支柱之一是资金, 另一个是自治的话, 那么这里有迹象表明, 英国政府的不干预传统正在逐渐消失。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声称会继续发挥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作用, 做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缓冲器, 但在较大问题上它越来越多地被边缘化了。上面所提到的创建基础学位, 给予继续教育学院学位授予权以及强化科研水平评估, 都是政府直接授权的例子。科研水平评估从同行评议到指标测量的改变, 都是由财政大臣提出的, 这表明教育和技能部都无力控制进程, 更别说拨款委员会了。2007年教育和技能部被拆分、成立新的“大学和科学创新部”时, 曾经希望新上任的部长会有利于高等教育。然而, 他以前就毅然决定停止资助攻读第二个学士学位的学生, 表明这个新成立的政府部门将会进一步使拨款委员会边缘化。提供第二个学位是像开放大学这样的学校的一项重要职能。英国大学协会(英国大学的代表机构)的新主席美国人特雷纳(Trainer)教授曾说:“在我的祖国, 即美国, 即使是州立大学也没有在学校管理和教师的学术工作生活上受到如此程度的干预, 但在英国我们仍然在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最具有戏剧性的国家干预是英国数字大学(E-university)的建立, 曾被许多人称为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但大约四年后却坍塌在巨大的债务之下。

结论

当然英国的高等教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国际上是相当成功的: 自1997年以来, 国际学生人数已上升了1/3之多, 尽管有竞争, 但英国仍然是除美国之外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留学地。在科研方面, 英国也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论文被引大国; 剑桥、牛津和帝国学院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处于前10名; 在欧洲, 英国与中国的合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也许更最要的是, 新推出的全国学生满意度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英国学生对他们接受的教育表示满意。这种表现是由于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或

内在优势所带来的，还是政府在过去 10 到 15 年所采取的行动带来的，目前很难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欧洲高等教育中英国现在有时被视为不受欢迎的潮流制造者。或许最引人注目的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特点是现有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和扩展前政府在最后十年发起的政策。不明智的政府干预

出现了危险征兆，这样做的结果是高等教育的规模、成本、经济重要性成为一个合法的公共政策对象，这在 20 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人们难免会对有很多承诺的政府感到失望，但也许高等教育应该祝贺自己，因为结果还不算太糟糕。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欧洲学生

Manja Klemencic

美国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博士后

电子邮箱: m.klemencic.01@cantab.net

建立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即所谓的博洛尼亚进程,已经带来了欧洲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化,也大大改变了欧洲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动力,特别是各种利益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全欧洲的学生选民都广泛地支持该进程,并呼吁本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马上实施博洛尼亚改革。欧洲学生会(ESU, www.esib.org)是一个欧洲的学生组织,它的前身是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ESIB)。该组织在博洛尼亚进程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一直积极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确保学生的利益在政策中得到体现。与此同时,欧洲学生会还利用该进程提高自己在欧洲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中的知名度和作用。

欧洲学生选区和欧洲学生联盟

欧洲比较积极的学生组织可以分为三类:以专业为基础的组织,如经济和商学学生联盟(AIESEC)和欧洲法学学生联盟(ELSA);政治与宗教组织,如欧洲民主学生会(EDS)和国际青年天主教学生-国际天主教学生运动会(JECI-MIEC);跨学科组织,如依拉斯谟斯学生网(Erasmus Student Network,参加依拉斯谟斯学生交换计划),欧洲学生论坛(AEGEE,提高了欧洲的学生合作),欧洲学生会。这些学生组织大多数都是欧洲青年论坛(www.youthforum.org)的成员,该论坛是欧洲各国青年协会以及欧洲非政府青年组织的平台,是欧洲青年政策制定中的杰出成员。

但是所有这些组织中,只有欧洲学生会是一个民主和独立的学生组织,因而被公认为是各自国家全国性的平台。自1982年创立以来,欧洲学生会大量发展会员,如今它的代表来自34个国家的学生组织,代表着全欧洲超过一千万的学生。欧洲学生会主要的决

策机构是由各国学生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该董事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对所有政策和内部问题做决定。尽管欧洲学生会和其他学生组织的代表都有联系,但并没有正式的合作渠道。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学生利益

虽然博洛尼亚宣言起草时学生没有正式参加,但不久后,由于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强大压力和一些曾经承诺学生可以参与欧洲高等教育决策的教育部长们的支持,这种情况迅速改变。在2000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法国教育部长杰克朗(Jack Lang)同意将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政策提交给欧洲教育部长峰会讨论,并且批准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正式参与博洛尼亚进程中。随后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政府继续了这一承诺,当时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被允许参与2001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博洛尼亚后续行动部长级峰会。布拉格峰会的正式文件中介绍了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对于博洛尼亚问题的宣言。该宣言包括了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对于一些问题的政策,如流动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学生福利、资格认可和质量保证等博洛尼亚宣言所涵盖的领域。

在其他组织还没认识到博洛尼亚宣言及其对欧洲高等教育的意义时,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已经参与到了博洛尼亚进程中。当时很多学者、管理人员和学生个体也都没意识到博洛尼亚进程的重要意义。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对于该进程的贡献是双重的,首先作为欧洲学生的代表组织,它力求将反映学生利益的政策向上反映到该进程中去;其次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还组织活动大力宣传博洛尼亚运动,并创立了“博洛尼亚学生日(Bologna student days)”为学生提供博洛尼

亚宣言的信息，如此以来，他们便能向学校和各国政府施压，令其采取改革措施。

博洛尼亚进程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宣言中，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特别强调博洛尼亚宣言未能说明该进程对学生的社会影响。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提醒部长们，资助高等教育最终是国家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入学机会平等和合格专业的多样化。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建议部长们在博洛尼亚进程中不应该赞成增加学费，而应该讨论如何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并强调教育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原则。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还要求根据工作量来确定学分，建立欧洲范围内共同的认证标准和具有兼容性的学位体系。除了免费入学的基本原则外，两级学位制度应保证所有的学生有自由和平等的入学机会。应消除制约流动的学术、社会、经济和政策障碍，应该提供相关信息以利于学生、教师和研究者们流动。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最后的要求是在高等教育管理的各个层面，学生都应该被当作合作伙伴。

在博洛尼亚宣言之后的公报中，部长们采纳了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许多要求，最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应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责任，以及学生也应成为高等教育界的正式成员。对于学生如何参与博洛尼亚进程的问题是通过把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代表纳入基本框架而得到解决（连同欧洲大学

协会和欧洲高校协会）的。其他学生组织，特别是基于学科的组织，随后开始与以学科为基础的欧洲学术团体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参与到博洛尼亚建议的执行中。与此同时，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后续框架中，欧洲学生会仍然是一个正式且积极的合作伙伴。

结论

欧盟各国教育部长委员认为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贡献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以前从未直接向部长们提出过意见，而只是通过欧洲委员会进行一些咨询服务，但参与博洛尼亚进程后，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由一个“沉睡的巨人”转变成了欧洲高等教育政治中的重要角色。由于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被认为是博洛尼亚进程里“欧洲学生声音的代表”，这也极大影响了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内部结构。鉴于全欧洲所讨论的问题与国家 and 高校层面的问题是一致的，所以国家和地方学生工会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这也使得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进一步专业化，包括设立专家委员会处理特定的博洛尼亚问题。博洛尼亚进程因此也出人意料地为学生会之间的合作创造了条件，并加强了学生对欧洲各国学生联合会在欧盟代表他们的信心。

越南高等教育中的腐败问题

Dennis C. McCornac

美国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 (Anne Arundel Community College) 经济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dmccornac@aacc.edu

越南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 20 多年了。经济改革 (Doi Moi 政策) 已经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越南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纵使取得了这些积极的成果, 但是越南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 许多与这个环境有关的诟病依然没有改变。腐败问题仍然存在于大部分经济部门, 2007 年透明国际组织给了越南一个很凄惨的评价分数 2.6, 评分等级是 1—10 分, 10 代表腐败程度最低。

教育中的腐败

教育也存在着普遍的腐败, 特别是与学生、教师的行为有关的腐败。在学校入学、考试和评估中行/受贿只是中等和高等教育部门一些习惯性做法而已。尽管国家媒体和教育主管部门对腐败问题检查得越来越严格, 但通过文献深述, 可以发现很少有文章正式研究过教育腐败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双方都不愿意提供非法交易的情况, 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并没把这些做法看成是腐败。

研究方法

由于学校的限制, 通过正式的调查工具收集数据是不可能的。因此, 在过去的十年中, 笔者在自己授课的不同班级中进行了非正式调查。样本量大约是 150 名大一本科生和 100 名毕业一年的大学生。此外, 还对 35 名不同层次的学生、13 名教师和 5 名行政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深度访谈使用半结构, 特别强调问题的开放性。

普遍情况而非特例

来自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的信息清楚

地表明, 越南高等教育的腐败是猖獗的、系统的。腐败行为并不是一两个特例, 而是具有普遍性, 在那些被迫参与这个制度的当事人中制造了一个不信任和猜疑的氛围。

在对班级的非正式调查中, 有超过 95% 的学生承认他们在班级里至少作弊过一次, 而且都看到过其他学生的作弊行为。作弊是如此的普遍, 以致很多人认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了, 就会处于不利地位。社会和同伴的压力在决定是否作弊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弊被看作是他们的教育经历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学生和教师都评论说, 作弊就是“越南文化的一部分”。

教师和考试

在不同的访谈中, 教师讲述了各种腐败故事, 特别是考试中的腐败。比如说在考试中, 一个女人 (不是监考老师) 出现在班级里, 她要求监考者让其中一个学生离开考场, 但当这个学生回到考场, 他身上藏有一张写有试题答案的纸条, 很显然这张纸条是那个女人给他的。当然这些答案也会传给其他学生, 然而监考老师并没有对这种作弊行为采取任何措施。讲述这个故事的学生说, “我为了考试非常努力地学习, 然而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却靠作弊得到高分, 我感到很失望”。

教师承认他们在执行一些程序时不够严格, 例如仔细监考。学校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也缺乏严格的政策, 或者普遍认为没必要采取措施。考试期间, 在越南大学的走廊里随处可见学生公开交谈、使用作弊纸条和公然抄袭等现象。

贿赂行为

由于越南教师的工资水平很低, 教授经

常必须通过腐败提高收入。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承认他们收到过行贿的钱，也为此给学生打了高分，或者帮助或保证学生进入了一所大学。

有人报告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他一个表现很差且从不学习的好朋友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这个表现很差的学生后来透露该大学校长从他父亲那里收下了 1 亿（约合 6,200 美元）保证他可以入学。

每年 11 月都要庆祝公共的教师节，许多学生提及了当天的活动内容。对于学生而言，在教师节通常要做的事就是去老师家，给老师送花作为礼物。然而现在，给老师送诸如手机或时装包等昂贵的礼物变得越来越正常，这么做就是期望从老师那得到高分或者得到其他什么好处。

不断增长的经济使这个情况更加恶化，因为学生就业机会的竞争不断增加，教职员工也更迫切的需要增加他们的收入。

结论

毋庸置疑，越南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腐败带有一定的“传染”性，必须在那些腐败盛行的地方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最近国家教育和培训部做出的决定要对国家考试采取更严格的新措施，媒体也越来越关注腐败问题，这些都是正确的做法。教育改革战役的口号是：“向考试作弊说不，追求教育成效”。不过，不仅各方都感到沮丧，而且各方都担心无法改变现状。

如果越南渴望获得国际水平的教育体系，那么其各方都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也许改革的关键就是要转变学生、教工和家长的思想和态度，必须意识到教育是一种权利和优惠，而不是由管理者和教职人员出售的商品。

新书简介

Aby, Stephen H., ed. *The Academic Bill of Rights Debate: A Handbook*.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248 pp. \$39.95 (hb). ISBN 0-275-99244-6. Web site: www.praeger.com.

自从2003年保守派积极分子大卫·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引进了“学术权力法案”后,在美国就有了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偏见”的辩论和反对保守派学者的歧视。该辩论甚至延伸到了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

Albornoz, Orlando. *La Universidad Latinoamericana: Entre Davos y Porto Alegre* [The Latin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Davos to Porto Alegre]. Caracas, Venezuela: Los Libros de El Nacional, 2006. Apartado Postal 209, Caracas 1010-A, Venezuela.

从两种不同的发展观点(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出发,该作者分析了大学在拉丁美洲的角色,特别强调了委内瑞拉的案例。阿尔伯诺兹(Albornoz)认为,达弗斯(Davos)和波多·阿尔(Porto Alegre)极端观点之间的“中间点”可以在国家发展和对话中弥合社会实际需求与大学的独特作用之间的差距。

Bogue, E. Grady. *Leadership Legacy Moments: Visions and Values for Stewards of Collegiate Mission*.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7. 144 pp. \$59.95 (hb). ISBN 0-275-99778-2. Web site: www.praeger.com.

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学术管理者写给美国大学高级行政人员的指导书。该书着重讲述领导人如何为他们的工作建立一个积极的遗产。

Consejo Superior de Educación, ed. *Educación Superior: Diversidad y Acceso* [Higher Education: Diversity and Access]. *Calidad en la Educación*, 26 (July 2007). Santiago, Chile: Consejo Superior de Educación, Marchant Pereira 844, Providencia, Santiago, Chile.

这一期的智利高等教育董事会半年刊由8篇专题论文、3项研究报告和6篇附加论文组成。所有文章都是讨论大学教育的入学机会和多样性问题。虽然玻利维亚、美国和欧盟也得到关注,但重点还是聚焦在智利的问题上。《教育质量》(Calidad en la Educacion)现在被收录到了Latindex,即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科技期刊区域在线信息系统。该刊也被收录在CLASE,即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建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科学与人文期刊数据库。

Jantan, Muhamad, et al., eds. *Enhancing Quality of Faculty i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Malaysia*. Penang, Malaysia: Institut Penyelidikan Pendidikan Tinggi Negara, 2006. 187 pp. (pb). ISBN 98342662-1-9. Web site: www.usm.my/ipptn.

近1/3的马来西亚学生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其中一些是教育质量值得怀疑的新学校。本书着眼于私立高等教育的教师,目的是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素质。该书分析了教师培训、教育条件和一些相关问题。

Kell, Peter, and Gillian Vogl,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245 pp. (hb). ISBN

1-84718-191-0. Web site: www.c-s-p.org.

该书的主题源于几个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开合办的会议,对英语和英语教学的作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马来西亚学术管理、海外教学质量保证和马来西亚学术女性的作用等进行了讨论。

Rojas, Fabio. *From Black Power to Black Studies: How a Radical Social Movement*

Became an Academic Disciplin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277 pp \$45 (hb). ISBN 0-8018-8619-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该书对学术职业和学术工作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包括墨西哥、巴西、秘鲁、丹麦、俄罗斯和南非的案例,讨论了教授职业的日益分化、学术职业中的不平等、全球化对教授的影响等。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1, No. 1, May, 2008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0, Winter 2008,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he 50th Issu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 Dozen Years of Service to Higher Education	1
Globalization and Forces for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2
The Growing Accountability Agenda: Progress or Mixed Blessing?	4
Internationalization: A Decade of Changes and Challenges	6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atterns and Trends	8
Graduate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Coming of Age	10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12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Issues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2007 <i>Open Doors</i> Survey	14
The Management and Funding of US Study Abroad.....	16
US Accreditatio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Dialogue	18

Financing

The Private Financing of Higher Education	20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in Ghana	22

European Developments

Higher Education under a Labor Government.....	24
European Students in the Bologna Process.....	27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rruption in Vietnamese Higher Education	29
---	----

New Publications	31
-------------------------------	----